

資治通鑑

隋紀

自一百七十七
至一百七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85)		
函號	別	7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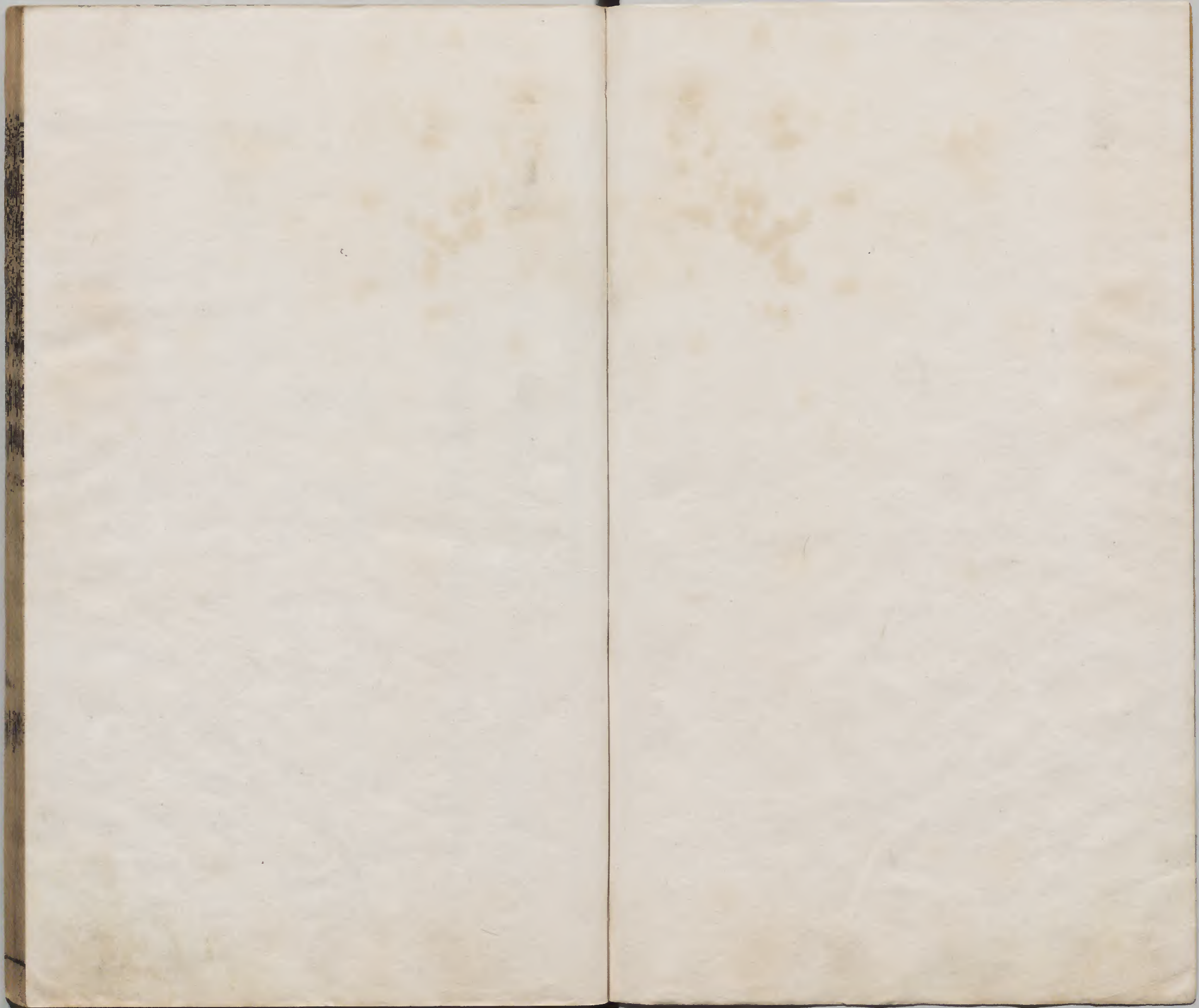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隋紀一 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隋

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為國號又以周齊不遑寧處去之作隋以之訓走故也之音綽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

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隋紀一 文帝



代孫鉉生子元壽後魏時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玄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寔生帝自陳宣帝大建十三年至開皇九年隋有西北八年矣以通鑑紀年於此九年為隋紀年之始故書上之上

開皇九年

帝以陳高宗大建十三年受周禪至是年平陳混一天下通鑑紀事乃以開皇繫年

春正月乙丑朔

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朝直遙翻塞悉則翻

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

日加申為哺哺奔謨翻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若人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先悉

弼計良久亦窺陳無務易與耳

艘蘇漕翻小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規丑廉翻又注滄曰瀆

即中國隋避諱改曰內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

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被皮義翻陳人以為隋

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

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

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

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將即亮翻下將兵同守者

皆醉遂克之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隋志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

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張

舜民曰桃葉山即今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丙寅

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

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一 文帝

王子樹功於外已伏廢立

時掃定躡翻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

嚴以騾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

達並為都督騾匹妙翻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

文慶並為大監軍去年冬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未及之鎮而隋兵渡江難乃且翻監

工衛翻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陳南豫州治宣城時

徙鎮姑孰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散騎常侍臯文

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尼

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南徐

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

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今力于是所至風靡樊猛在

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

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今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蓋因

舊鎮而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貞在新蔡與其弟

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侯景之亂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魯氏遂世襲以事

陳新蔡注見一百五十四卷遣使致書招廣達使疏

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請廷尉請罪劾戶柴翻陳主慰

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勞力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益益文帝

質若弼拔京口

韓擒虎執殺子巡降廣達子弟

臨敵疑將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之任音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重如字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

京口於建康為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

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秦時人言其地有天子氣

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間弼分兵斷

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倚其後也斷音短陳

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

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忠武將軍梁置班十九陳擬官

將軍已卯任忠自吳興入赴去年使任忠仍屯朱雀門

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

山下孫氏都秣陵以其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

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

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斬州摠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斬音

音其王世積闡熙新閩人按班志廬江郡尋陽縣禹

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為大江應邵曰江自廬江尋陽

分為九漢之尋陽縣在今蘄州界王世破陣將紀項

於斬口斬水入江之口將即亮翻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降戶晉王廣上狀上時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懦乃臥翻

杜彥

王世積不

紀項

士讀處昌呂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翻分扶

問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快快

快於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

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

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壘塹未堅塹七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

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宐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

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斷丁管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

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破皮淮南土

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師古曰景從

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

徐州彭沛之路也復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

軍必泐流赴援周羅暎時督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歛然曰歛許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

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

為官勒石燕然孔範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詭姦諂之

賢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

行陳行戶剛翻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齊紀一 文帝

摩訶初無戰意似於此矛盾

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賦給與也。甲申，使魯廣達

陳於白土岡。陳讀曰陣，下同。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

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

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

下，與所部七摠管楊牙、負明等。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負音運，姓也。

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遁於蕭摩訶之妻故

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

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烟

以自隱，窘而復振。窘渠陷，翻復扶又翻，下同。陳兵得人頭，皆走獻

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趣七喻，翻又讀曰趨。範

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

五千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頽

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

曰：「官好住。」好直也。任止也。今南人猶有是言。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

之金兩，膝膝徒登，翻以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謂在就周羅喉等臣以歿奉衛，陳主信

之，敕忠出部分。分扶問翻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

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

岡。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

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

史於行中
著說
陳魯廣達

負明
摩訶楊素
皆以顏色
自若得不
死

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軍或作君衆皆散走于是城内文

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表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摠

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表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

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此猶劉禪之於郤正也非唯朕無德亦是

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

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

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年

清三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

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

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夏戶雅翻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

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

貴嬪同束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而方丈餘或云在保寧

寺覽輝亭側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

制殿中舍人為三品蘊位守舍人為三品勳位在

九品之外後閣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

后居處如常處昌呂翻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

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梁制太子中舍人四人掌其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文記中舍人

之曰勞力到翻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

陳太子深

陳魯廣達
力戰

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為之備及

臺城失守相帥出降朝直遙翻下同守式又賀若弼

乘勝至樂遊苑樂音洛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

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

我身不能救國負辜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歔音虛

又許既翻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

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

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

不失作歸命侯朝直遙翻孫皓降晉封歸命侯無勞恐慰既而耻功

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詢苦候翻罵也挺拔也欲

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已騾盧翻事不果

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

德弘為晉王廣記室頴若承翻隋制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功曹之下廣使

德弘馳詣頴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晉太公蒙面以斬

姐已姐已有蘇氏美女商紂嬖之武王勝今豈可留

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晉人云無

德不報詩大雅抑之詞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使高頴留

麗華而廣納之文帝必怒安得成他日奪嫡之謀是誠宜德之也顧恨之邪史為廣殺頴張本丙戌

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

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齊紀一 文帝

張麗華之
外一無所
取

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
下以謝三吳歛力瞻翻暨戰乙翻陽慧朗使高頰與

元帥府記室裴矩帥所類翻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

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裴讓之見

八卷梁武帝大同四年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

吏先悉薦翻屬之欲翻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

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

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

投水而飲之報讐也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卷既而自

縛歸臯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

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

使疏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

去年陳遣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遣還事見上卷西

階賓階也衰服藉草喪禮也衰吐雷翻號戶乃翻藉慈夜

敕書唁焉唁魚戰翻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

騎常侍散悉曹翻賜衣一襲衣單複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改衰服復出北面立復扶垂泣再拜受詔明

日乃朝朝直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

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

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敕善

典晉始有門下省散騎常侍雖隸門下省別為一省潘

陳許善心

直散騎常侍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

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秦王俊督三十摠管水陸

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漢水入江之口即沔口也相持踰月陳荆

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按楊素傳忠肅

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考據巫

峽按水經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逕流頭狼尾灘

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益西益西於北岸鑿巖綴鐵

鎖三條考異曰南史作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

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

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歿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

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

肅弃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呂翻忠肅復據荆門之延

洲素遣巴蜚千人蜚亦蠻也居巴中老曰巴蜚此水

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艘蘇遭翻遂大破

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

覺屯安蜀城弃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

安蜀城地時屬隋故陳信州刺史屯於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荆悉燒其儲蓄引兵東

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

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欲入

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

陳慧紀不終

陳忠肅

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巴州治巴陵而叔

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

勞之帥讀日率降戶江翻使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

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暎陳慧紀子

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暎乃與諸將大

臨三日將即亮翻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

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

陳巴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弃城走

蘄音機又音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守式癸巳

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王晉

廣於時將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

訟治直之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

識剖斷不平為其于偽翻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

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令方丁翻

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鄉

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知陳吳州

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瓛戶右衛

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隋書宇文述代郡

邑郡善陽縣天業初置代郡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

落叢縣及落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

陳蕭瓛

隋書宇文述代郡

陳陳君範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一

燕榮舟師自海道入湖可至吳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州陳置吳州於吳郡燕因肩翻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晉陵犇讞沈約志永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并軍

拒述述軍且至讞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

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

柵迴兵擊讞大破之柵測革翻將即亮翻又遣兵別道襲吳州

王褒衣道士服奔城走衣於讞以餘眾保包山包山在太

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又名洞庭燕榮擊

破之讞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

埭燕因肩翻將音如字領也擣也埭徒蓋翻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

降與讞皆送長安斬之以巖等驅江陵上女降陳也

年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

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將即亮刺史岳陽王叔慎年

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

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叔文既去鎮施文慶寔代之阻隋兵不及至湘州必有守之者但未知

叔慎何時叔慎何時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

理在坐遂興縣侯也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

祖卧日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長知兩翻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

下有難難乃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奇

門之外有歾不能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為民種瓜

編於民伍青門外正理自謂陳亡之後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

以求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一 文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一 文帝

文帝

陳岳陽王叔慎

陳謝基
陳遂興
侯正理

陳樊通
陳鄔居業

隋薛胄

陳叔慎居業
業死節

陳徐璿

洗夫人

馮瑰
韋洗

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降戶暉信之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志

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舊置武州鄔姓其先仕晉為鄔大夫子孫因以為氏鄔烏古翻守武

又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

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將即亮翻

兵敗胄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

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

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號洗音銑又音線

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豫章

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徐璿自豫章退保南康南康郡治贛縣洗古黃翻守式又

翻璿都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遺

季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

哭遣其孫馮瑰帥眾迎洗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

帥讀洗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說

日幸嶺南百越皆服按陳紀十年八月壬申遣洗等巡撫

開計之二十一月豈有洗氏猶不知者洗氏傳又云

晉王遣陳王遣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

所云蓋謂百越已服表馮瑰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

宋康郡夫人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永寧宋康二郡

文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隋書卷一百六十七

陳

洗夔之子也

高祖永定三年夔休正翻衡州司馬任

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

隋志梁置衡州於廣州含

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

以所部來降江翻瓌

弃官去瓌忠之弟子也

任瓌志趣如此宜其能自表

於是陳國皆平

陳高祖受梁禪歲在丁丑至得州

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按隋志陳境當時有楊東楊南

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

以蔣山各州也晉王廣班師留

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

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

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勞陳

人至者如歸

使疏吏翻勞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

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

奏凱樂而入也獻俘于太廟

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

次行列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乘仍以鐵騎圍之

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

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

廣陽門之

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

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

難乃帝使

納言宣詔勞之

勞力到翻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

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

不能對屏必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見一百六

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

好呼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歿配

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見賢通

翻 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

作仁壽元年改日昭陽門唐武德元年宴將士自門外

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即亮翻積子賜翻凡指所聚之物日積則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則

入 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

境內給復十年復方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被及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

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

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按隋書楊素自清河

言逆人王諡前封於郢以其子女感為儀同三司玄

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

坐祖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

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蔣山歿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驍堅堯翻

將即亮翻

賀若弼不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文帝

同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畧不交陳陳讀曰陣豈臣

之此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兵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

都弼乃敢先期先悉薦翻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歿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任音壬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

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

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劾戶槩翻又戶

得翻汗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頰上柱國進爵齊公居頰

迴翻頰自勃海郡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

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力勞

到翻青蠅以諭帝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論平陳事千從

容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焉於虔翻帝大笑嘉其有讓

帝之伐陳也使高頰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

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

千段已宣勅訖或說高頰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

必當憤惋說輸芮翻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頰入言

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

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五佞謂施文慶

通鑑卷三十七 隋紀一 文帝

高頰不終

宜詳其人

法輕

沈客卿陽慧朗

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

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

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

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散悉

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散悉

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

傷心為不奏吳音數所角翻見賢後監守者奏言叔

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

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監古衙翻罕有醒時帝

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

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嗚呼此陳叔寶

也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

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

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表憲驃騎蕭摩

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射寅謝翻驃匹妙

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祕書丞上嘉表憲雅操下

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隋志春陵郡後魏置

州聞陳散騎常侍表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

爵侍郎散悉直翻騎奇寄翻隋志謂羣臣曰平陳之

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

陳表憲蕭摩訶任忠不終

陳表元友不終

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衛懿公

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狗之。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

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荷下本朝淪亡無節

可紀。朝直遙得免於歿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

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若人者翻即知揚

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量音羅睺曰若得與公

周旋勝負未可知。周羅睺何以得此於賀頃之拜上

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先悉薦翻伐陳之役

使為鄉導。鄉讀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

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

能無愧乎。朝直遙羅睺曰晉在江南久承令問。令力定

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

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得色自得其

既而復上表自陳。復扶晉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

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

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宜州置於京初陳散

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韋鼎傳陳太建中聘周遇帝而

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歲

木星也老夫當委質於公。質如及至德之初。陳

城公即位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

改元至德一文帝

陳周羅睺不終

陳韋鼎不終

故謂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王于魂翻又音如字吾與爾當葬

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獻之孫也獻

著功名於梁武帝之時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

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

克念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

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重龍翻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

民間甲伏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

其所畫策上之若人者翻撰士免翻述也上時掌翻謂為御授平陳七

策帝弗省省悉非翻視也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

自載家傳傳官戀翻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將即亮翻勝音升婢妾曳羅綺者

數百羅交眼綺細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厥九勿翻朝直遙翻上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

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

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

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龐晃自結納於潛躍之辰與上情契甚密而與高頰

有隙與廣平王雄挾舊屢言頰之短故皆被黜頰君承翻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

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

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按獨孤信

多事

防口難不念父刺舌

之誅。妻子徙蜀。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類之。遭遇豈專以才略哉。外得君而內蒙君母親禮也。及夫外則見忌於君。內則失愛於君。母隨見疎。君臣之際。可無謹乎。樂安公元諧

性豪俠。有氣調。調徒鈞翻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

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少詩照翻與上柱

國王諡善諡誅。王諡誅見一百七十六卷上稍疎忌之。

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

隋志毗陵郡義興縣舊有臨澤縣從才用翻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祈

出於黃帝黃帝子得姓者十四人祈其一也又下有

司案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下遐嫁翻

斷音短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

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蹲慈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考與

林傳云德林以梁士彥元諧頗有逆意江南抗衡上

國乃著天命論上之諧傳云平陳後數歲人告諧謀

反接諧請以叔寶為內史則陳亡時猶在楊雄方用

事諧欲諧去之則雄未為司空故附於此按內史當

依正文作令史按通鑑正文亦書元諧言請以陳叔

寶為令史按內史隋之要官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

為是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右僕射。射寅

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朝野皆稱封

禪。朝直遙翻下同稱當作請又切請秋七月丙午詔

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

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

後言及封禪。宐即禁絕。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

寵特盛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

下遐朝野傾屬屬之上惡其得衆惡烏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

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雄以是能保其身於猜忌之朝帝踐阼之

初在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

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他譯言

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

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

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

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譯云老尋樂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

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

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

有七聲因而問之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

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

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

聲也四曰沙侯加儘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

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

聲也七曰俟利籥華言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

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

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

黃鍾太簇林鍾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

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

通鑑卷百七十七

隋紀一

文帝

三

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龜茲因丘慈賢曰今因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與邳公世子

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

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妄自耻宿

儒及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沮在呂翻乃立議非

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調徒釣競為異議各立朋

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妄恐樂成

善惡易見易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

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

會受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

有樂工萬寶常萬姓也孟子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

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

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以調寶常

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勝音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好呼太常善聲者

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

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及平

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

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

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

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匏竹在下貴

出寶常

樂亦有黨

通鑑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人聲也。帝龍潛時，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為十四也。夏戶雅翻。仍詔

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壹，異代器物皆集

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典午南渡，未能備樂，石氏之亡，樂人

頗有自鄴而南者，苻堅淮淝之敗，晉始獲樂工，備金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

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以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

前克荊州，得梁樂。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今平蔣州。

又得陳樂，史傳相承。傳直以為合古，請加修緝，以備

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

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

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按煬帝始置通直郎，從六品，屬調者臺。虞世基傳云：以通

直郎直內史省，其通直散騎侍郎歟。品從五。世基，荔之子也。虞荔見一百六十八卷陳

世祖天嘉二年，荔力制翻。已巳，以黃州摠管周法尚為永州摠

管。隋志：永安郡，後齊置衡州，開皇五年改。安集嶺南

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

等皆請法尚降。始安郡，梁置桂州，降戶江翻。定州刺史呂子廓

郡，梁置。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以駕部侍郎

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隋志：駕部侍郎屬兵部尚書，狄道縣屬金城郡，臨洮

郡，梁置。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已之廳事。輿，羊茹翻。暑月，病人或至

循良

數百聽廊皆滿聽與同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處昌以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省悉景翻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

諭之曰歿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歿久矣皆

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使疏吏翻其家親戚

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

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

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

即宿聽事終不還閣還音如字又從宜翻或諫曰公事有程使

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款誠也款服猶

言誠也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

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使疏吏翻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

華戶化翻昭廣之子也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頰居守頰居

承翻守手又翻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

成安縣名文謚也子爵也成安縣屬魏郡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好呼到翻同列

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

威異議高頰常助威奏德林狠戾數所免翻狠戶墨翻上多從

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

肱衛國縣市店高阿那肱與王謙舉兵誅衛國縣本漢觀縣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國魏收

地形志屬頓丘郡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屬武陽郡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

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賃乃禁翻蘇威因奏德

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

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復扶又

惡鳥路翻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使疏吏翻省悉景

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

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

始爾置鄉正見上年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

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

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

爾欲以我為王莽邪上以權數得國猜疑群下以王莽篡漢變更法令而亡疑德林

以况已故怒詬苦候翻邪音耶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

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

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德林之父蓋仕於魏齊之間後齊之制公府諮議參軍從

第四品校書郎第九品猗氏縣屬河東郡至是上因數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曰公

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比毗至翻以公不弘

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

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烏程縣舊置吳

興郡隋置湖州宋白曰湖州古防風氏之國漢烏程縣之地隋置湖州因太湖而名長安東南三千四百

四十里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

貧店貧官

幸德材不

益

帝

文

帝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散參謂散官上不許遷懷州刺

史河內郡舊而卒卒子李圓通本上徵時家奴有器

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由是信任之梁

國之廢也梁國廢見上卷陳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

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

達政事上及高頴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

潛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為饒州刺史隋志鄱陽郡梁

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

以重擧恒戶登翻覘丑又患令史贓汗私使人以錢

帛遺之遺于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

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

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柳彧等

諫治直之翻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朝直遙翻上顧謂

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後齊之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

改嶺左右府為備身府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

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效種

上樂翻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去羌欲有決罰各付所

由所由猶言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隋志江都郡山

所主也

陽縣舊置山陽

盡詣朝堂之始田元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郡開皇十一年置楚州隋制州置

上言上寵高熲過

甚上言之上

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

捶殺之捶止

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

殺人復扶又翻

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兵部尚書統兵

部四曹各

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宜慰馮

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

軍人權置坊府

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齊南征北

伐居處無定

處皆家無完堵地罕包桑包桑多根植

民安其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

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

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

收庸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冬十

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隋南郊為壇於國之南太陽門

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

江表自東晉已

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

變之

更工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

復扶遠近驚駭於

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

隋志東陽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東陽州陳改

吳州平陳改吳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

蘇州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悛

五教字錄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隋紀一文帝

七

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

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之故隋志無樂安下曰陳

之沈約志鄱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唐志台州有

樂安縣唐初析臨海置以下文汪文進令蔡道人守

樂安觀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寧縣永嘉

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梧州唐高宗上元元

年始析梧州之永嘉安固置温州安陸郡京山縣有

温州非陳境當是永嘉之温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

置閩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

置杭州交趾郡舊曰交州後乃唐翻

攻陷州縣陳之

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齧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

教邪邪音耶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

使始興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隋志南海郡始興

縣南齊置東衡州

平陳權置廣州總管府

姓苑高要始興有麥姓

廉翻又丑艷翻復

扶又翻還從宣翻

造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

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

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揚子津在今真

州楊子津縣南帥

讀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京口今鎮江府

帥所類翻下同

進

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隋志晉

陵無錫

二縣皆屬常州

考異曰北

史楊素傳作葉皓今從隋書

沈玄愴敗走素追禽之

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二百餘里船艦被江

戶

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子總管裨將也

領兵屬總管南

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為鄧州姓苑邪于姓商之

支孫食采於邪因以為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

來護兒

皮義翻

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

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

爭鋒公宐嚴陳以待之陳讀陣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

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

破趙之策也韓信破趙見十卷漢高帝三年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

百舸古我翻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賊顧

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

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姓苑封姓夏時封父

後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

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

以字行隆之之孫也封隆之高齊佐命臣注文進以蔡道人為

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摠管史萬歲帥眾

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帥講

日率勝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

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時掌翻上嗟歎賜萬歲家

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

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唐興縣唐興本晉始豐縣始豐本吳之始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唐興則吳之始豐逐捕遺逸

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

馳傳入朝傳株戀翻下同朝直遙翻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復

破賊妙用

文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素既入朝復自長安乘傳至會稽復扶又翻傳株憲翻會工外

翻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

海奄至國慶惶遽弃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

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

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將即亮翻

說輸芮翻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

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陀徒何翻勞力到翻比必寐翻

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孤獨

信皇父之父後周功臣楊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

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

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

則已少詩沼翻陳讀日陣令力丁翻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

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從宣翻復扶又翻還如向法將士

股慄有必歿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

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佗將將即亮翻雖

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為楊州總管鎮江都復

以秦王俊為并州總管復扶又翻番禺夷王仲宣反州廣

舊治番禺隋為南海縣又分置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宣所圍者南海也番禺音潘愚嶺南首

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洸古黃翻詔以其

如是可行法

二王互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文帝 三

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

巡撫嶺南唐六典云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

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通議郎下為屯騎

尉正七品上為朝請郎下為驍騎尉從七品上為朝

散郎下為游騎尉正八品上為旅騎尉正九品上為飛騎尉

從八品上為承奉郎下為旅騎尉正九品上為儒林

郎下為雲騎尉從九品上為文林郎下為羽騎尉隋

志場帝減給事黃門侍郎貞夫給事之名後吏部給

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矩至南康得兵數千

下此時裴矩蓋為吏部給事郎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

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東衡州亦治始矩

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鹿姓也風俗通後漢進至南

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

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

州獄洗悉曲翻又先薦翻更遣孫益出討佛智斬之

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藏祖仲宣

眾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繖線引

發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發古侯翻騎奇蒼梧

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隋志蒼梧郡置矩承制署

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

高頰楊素曰韋洗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

兵少將即亮翻裴矩以三千敵卒徑至南海有臣若

此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郎民部侍郎屬拜馮益

高州刺史高涼郡舊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

裴矩
鹿愿

去五

通鑑卷二百七

隋紀一

文帝

三

洗氏為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

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

刺史宋白曰羅州本招義郡秦屬象郡一漢屬合浦

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

盛時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

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

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摠

管趙訥貪虐按隋志廣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州

俚獠多亡叛俚音里徐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

其賊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

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使疏吏翻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臨振縣

地隋煬帝置臨贈馮僕崖州摠管隋志朱崖郡平原

公平原郡

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為帝與皇后怒太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

陳亡大懼吐從敷入聲谷音洛使疏遁逃保險不敢

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隋紀十一 文帝

禮道濟集 石城

洗夫人赤心報正而隋朝處置亦自得宜

張融

循良

劉曠

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

聞之必當相傲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

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

異政平鄉縣屬襄國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

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臨穎縣屬潁川郡高穎薦

曠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見賢謂侍臣

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莒州刺史隋志

琅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後周改為莒州辛巳晦日有食之初帝

微時與滕穆王贊不協帝為周相以贊為大宗伯贊

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隋書贊傳贊美姿儀好書愛士有令名於當世

周宣帝崩帝人禁中將總朝政令世子勇召之欲有計議贊素與帝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

保何乃更為族滅事耶帝相周贊拜大宗伯贊見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帝之計以是言之固周之

忠臣也贊藏早翻贊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

不平陰為呪詛呪職救翻詛莊助翻帝命出之贊不可秋八月

贊從帝幸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鳩乙亥帝

至自栗園沛達公鄭譯卒卒子恤翻

增 周滕穆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隋紀二 起玄默困敦盡屠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
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



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隋制

士大夫附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盛名少詩士大夫多附之

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

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

禮侍坐于先生席間函丈何妥周武帝反為昨暮兒

之所屈邪邪音耶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

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

黨吏部侍郎考功侍郎皆屬吏部尚書尚書左右丞

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

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

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復抄又翻上命蜀王秀上

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

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

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

選宣及愷攝吏部按愷傳開皇九年拜禮與薛道衡

甄別士流別被故涉朋黨之謫以至得罪未幾幾居

上曰蘇威德行者行下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通籍

殿中則得威好立條章好呼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

孔安國曰五品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

議已屬可

盧愷薛道衡餘政

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郎基見一百六

十五卷梁世祖承聖三年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

尉請加嚴刑隋志縣置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

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巳巳

上享太廟隋立四親廟各以孟月享以太牢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踳乖也駁錯也踳尺允翻駁北角翻 罪同論

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臯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

事盡盡竟也然後上省奏裁上時掌翻 冬十月壬午上享

太廟 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巳未新義公韓擒虎

卒擒虎襲父雄爵新義郡公平陳之功以吏議不加封爵卒于恤翻 十二月乙酉

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

性踈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朝直遙翻 頴推高頴敬牛弘

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茂如也茂無也視之如無也又輕易也 自餘朝

貴多被陵轢陵乘也犯也侮也侵也陵轢踐也又車踐為轢轢郎擊翻 其才藝風

調優於頴調徒鈞翻 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處昌呂翻當丁浪翻

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

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

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

愈甚久之上下弼獄下戶嫁翻 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為

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昌言明言于廣衆啗徒濫

翻又徒覽翻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

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歿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

將八千兵度江將即亮翻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

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

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數日低降意也回轉心也惜其功特令

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復扶又翻然每

宴賜遇之甚厚有司上言府藏皆滿上時掌翻無藏徂浪翻

所容積于廊廡廡南廡南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

用謂賞平陳將士何得爾也爾猶言如此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

院以受之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黃左右藏令隋初有右藏黃藏令至是始闢左藏院藏徂浪

翻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出租三

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田出租丁出調詳已見前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

出修器械備糗糧今亦減其半調徒弔翻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

地少而人衆京輔謂關內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少與小同衣食不給帝乃

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

少又少焉使疏吏翻老少詩照翻又少音詩沼翻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燁怒為感生

帝壬戌行幸岐州

岐州扶風郡

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

於岐州之北

仁壽宮在岐州普閏縣

使楊素監之

監古衙翻

素奏前

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

隋志東萊郡舊置萊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

隋制未除校正官而領其務者為檢校官將作天匠掌工作宇文愷有巧思奏使之領作

室封德彝為土木監

土木監掌土木之事以營宮警置之非常設之官

於是

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

屬之欲翻役使

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推吐雷翻

覆敷又翻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丁亥上至自岐

州巴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暕古限翻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

讖楚替翻

秋七月戊辰

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

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

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

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

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異之命有司於安業里為規兆蓋在長安南郭內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終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四七博四脩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土之世夏最為近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縣加二七

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矣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警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行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其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曰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若之象也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離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坤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目恐當作日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關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象後此制太山通議今云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六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

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缺重樓，又無壁水。空堂非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過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外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曆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謨》、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摠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會遼東之役，不果行。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厥九公主以其宗國之覆亡也，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惡烏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為邊患。可從刑入。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隋制，車騎將軍階正五品，非職事官。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迦求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索山客翻。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耻。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

殺公主說輸芮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考異曰突

厥傳云沙鉢累子今從長孫晟傳居非方遣使求婚使疏吏翻上使裴矩謂

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復扶

又翻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朝直造翻

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

雍虞閭都藍玷厥達頭也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

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

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

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

易可撫馴少詩沼翻易以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

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為隋破都藍樹立

翻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隋制太常

有協律郎二人隋志涿郡涿縣舊置范陽郡開皇初郡廢又上谷郡涿水縣舊曰道開皇元年以范陽為

道縣更置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從字之上更有

孝孫二字文意乃明隋志南海郡含涯縣梁置陽山郡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

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

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

是著名名一作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

之言妥言見上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隋紀二 文帝

祖孝孫

毛爽

宮于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

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

用一調迎氣用五調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商夏用徵中央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

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

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

而哀天下不义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卒子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

且歛悉取其書燒之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

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終於千八百聲為之應手成曲曰用此何為 先是

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先悉薦翻廨古隘翻收息取給

工部尚書蘇孝慈唐六典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漢五曹尚書其二曰民曹後漢以

民曹兼主繕修上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

營宗廟則權置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休周官置

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

姓敗損風俗敗補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

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職分田起于後周頃畝以品為差下

至隋唐代有增減毋得治生與民爭利治直秋七月乙未

以邳公蘇威為納言 初張賓曆既行開皇四年行張賓曆見一

百七十六卷陳長 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

城公至德二年 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隋紀二 文帝

蘇孝慈

劉孝

劉焯

仁壽元年信都郡置冀州焯職畧翻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

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

孝孫為掖縣丞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

直太史以它宮入大史曹為直太史上時掌翻累年不調調徒鈞翻乃抱其

書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櫬初覲翻伏而慟哭執法拘而

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

賓曆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棧州

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蠱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

食事楊素等奏大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

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刻刻定也中竹仲翻孝孫所刻驗亦過半

于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勞力到翻孝孫請先斬

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卒子恤翻關

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

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為于偽翻始將

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帥讀日率勅斥候不

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

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擔都濫翻

令左右扶助之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

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

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邙山在洛陽城北侍飲賦詩曰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上時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復扶及

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出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

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度京口事見

叔寶飲酒遂不之省。省悉高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

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

皆榮貴其主。謂苻堅也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

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賁，隋志齊郡舊曰坐民

飢閉民糶，糶它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

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

佐命功，雖性行輕險，為于偽翻誠不可弃。帝曰：我抑

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

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

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

顧命於我。事見一百七十四卷我將為政，又欲亂之。

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為大

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如賁之例，皆不滿志。

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眾人

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于家。卒子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帥讀帝令牛弘劄

太子失言

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

當東巡因致祭太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上

好禱祥小數好呼到翻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

寅乙卯天地之合也吉上時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

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

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

尊德並乾之覆育覆敷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

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

蕭懿梁武帝之負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

于之表劭云乾鑿度云泰表戴于鄭玄注云表者人

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隋志祕書省領太

曹置郎二人劭前後上表上時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

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摺摭佛經讖楚譜翻摭居回

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

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盟手焚香而讀之曲折

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

賜優洽洽音狹朝直遙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為壇于泰山

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

赦天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

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

著恐暑

大怒套

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著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

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為吾于 偽翻素聞之

德彛真小

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彛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

恩詔

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穎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

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乃解今從唐書

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勞力 到翻公知吾夫

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

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契每引之

以宰相送人之始

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

吾此坐楊素賞重封德彛非但以 其筭略蓋心術亦相似屢薦於帝帝擢為

內史舍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

鑿底柱

鑿底柱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中水經曰河水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

焚綾套

目亦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貞綾文布燕慕容容 精歸魏

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子 命焚之於朝堂朝直 遙翻 秋七

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

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

狠戾狠戶 壑翻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

此其大病耳。戊寅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戊子

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沈之弟也。

政 韋世康銓

安輯嶺南，卒于官。案隋書：世康傳，世康沈之兄。沈，古黃翻。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

年時稱廉平。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

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常有止足

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

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時以

為榮。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驪山溫湯也。程大昌

升已上皆斬。在十六年。今從帝紀。仍籍沒其家。已

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為一考，

州刺史令狐熙來朝。隋志：榮陽郡浚儀縣東魏置梁

氏春秋晉大夫魏顓封於令狐。子孫以為氏。汴皮變翻。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

三百匹。雜物為段。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令狐整見

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

王，疑為安平王。疑魚。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

建安王，嬰為潁川王。嬰居永嗣。皆勇之子也。夏六月甲

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隋紀二 文帝

三奏然後行刑

考異曰刑法志在十五年今從帝紀

冬十月己丑

上幸長春宮

隋志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

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党項寇會州

隋志汶山郡後周置汝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為會州党底朗翻

詔發

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元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

伏

妻七細翻吐從曠入登谷音浴可從恐入聲汗音寒

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

天后上不許

伏上將掌翻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史萬歲破羌

史萬歲襲爵太平縣公隋志太平縣屬絳郡南寧之地漢屬牂牁郡蜀漢屬南中晉屬寧州梁為南寧州其

後為費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考之晉志未始有南寧郡西費蠻也非羌也通鑑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

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

年

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

不服

獠魯皓翻酋慈秋翻帥所類翻爨七亂翻

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

牂牁之地

牂牁音臧柯上時掌翻

戶口殷眾金寶富饒梁南寧

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

徵兵以討侯景文盛赴之屬

東夏尚阻未遑遠略

屬之欲翻夏戶雅翻

土民爨瓚遂竊據一

方

瓚從早翻

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

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寧其後南寧

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

就其地置昆州降戶江翻下同

既而復叛

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

復扶

又翻帥

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

蜻蛉川漢蜻蛉縣之地蜻倉經翻蛉郎丁

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

功碑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度西洱河按唐史太宗擊西爨

開蜻蛉弄棟為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西洱河即葉榆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即牂柯江也河形如月入渠濫拖洱故名之為西洱河洱而止翻又而志翻

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

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

萬歲請將爨翫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請將音如字攜也領也詔許之

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

捨翫而還為史萬歲得罪張本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始安郡梁置桂州俚音帝遣

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

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隋志鬱林郡梁置

州平陳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瘴之亮頓于衡州隋

衡山郡平陳置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

洞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

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降戶光仕

眾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負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

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姓苑何氏出自周成王

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後遂為何氏莫姓楚莫敖之後散悉宜翻騎奇寄翻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安之兄子也安他上以嶺

史萬歲不終

世積不終

令狐熙平

循吏之効如此

南夷越數反數所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

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宐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

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丁翻

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

先悉帥所類翻長吏多不得之官長知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

之為建城邑為于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帥所

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

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隋志寧越郡

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梁置安州今

州改欽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

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

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

守法為懦弱捶止榮翻懦乃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

錢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歿于是行

旅皆晏起早宿恐邂逅觸罪也考異曰刑天下慄

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邪音但

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

有盜一錢而歿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

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自古以來問里好豪持吏短

長者則有之矣未聞持其上

奇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隋紀二 文帝

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盜也天下之富一錢之積是以古之為政欲其平易近民為于偽翻而為而不而屬之而猶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言汝也

趙綽

趙綽固爭

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河東縣蒲州河東郡治少始照翻

曰季夏

之月天地成長庶類長知兩翻下同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

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掌固

蓋即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隋行也上時掌翻帝以曠為忠直遣每

且於五品行中參見遣猶使也行戶剛翻見賢通翻曠又告少卿趙

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

斬曠真快
事綽諫止

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

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

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

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

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坐徂臥翻

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

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

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將即亮翻因

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

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

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為干偽翻刑部侍郎辛亶嘗

衣緋禪

衣於既翻禪古

俗云利官上以為獸蠱

獸一

又於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

卿惜辛直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

臣不可殺辛直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勞力時上禁行

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武侯

右武侯將軍掌晝夜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

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

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

啜羹者熱則置之復扶又翻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邪音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訶虎上遂入治書侍

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治直之翻復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

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

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斷丁

稱尺胄端之子也薛端仕周為蔡州帝晚節用法益

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劾戶蓋翻

帝曰爾為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

思祖法 諫

諫又殺之

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

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

麴主玄翻類

武庫令以署庭荒蕪

武庫令屬衛尉寺

左右出

使或授牧宰馬鞭鸚鵡

使疏吏翻授當作受

帝察知並親臨斬

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

恒戶登翻復扶又翻

信任楊

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

少始照翻

嘗經

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甃上糝蒲以白帝帝

大怒主客令及樛蒲者皆杖殺之極陳延幾歿

隋志鴻臚

寺統典客令即上客也梁式爾翻糞也極止樂翻幾居依翻

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

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

隋氏置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有大都督帥

都督都督等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屈突虜復姓其先昌黎徒河人徙家

長安隴西郡州州屈九勿翻

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

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

太僕卿掌牧畜之政故欲誅之

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

人臣敢以歿請帝瞋目叱之

瞋昌真翻

通又頓首曰臣一

身分歿

分扶問翻

就陛下旬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

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于是悉達等皆減歿論

擢通為左武侯將軍

隋志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奸非烽候

道路水步所置巡符師用則掌其營禁也

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

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

數所角翻

上以昶

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

劉昶蕭摩訶縱子不終真可歎恨

通鑑卷二百一

隋紀二

文帝

年

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項翻殆歿能不屈者稱為

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毆鳥口翻多所侵

奪至于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

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楊素牛弘

等復薦張胃玄曆術去年帝勞徠胃玄既而罷之復扶又翻上令楊素

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等

與胃玄等辨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

上乃拜胃玄負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

參定新術散悉直翻騎奇寄翻至是胃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

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四人並除名秋七月桂州

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將即上亮翻上不許

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開皇

初慶則嘗為尚書右僕射宰相之職也授上柱國封魯國公上公也國家有賊遂無行

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恩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

管討平之秦王俊幼仁愜喜佛教甚許記翻嘗請為沙

門不許及為并州總管俊為并州總管見上卷十年漸好奢侈違

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治直之翻好呼報翻其妻崔氏弘度

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

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

歿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曹魏置武衛將軍自晉至

虞慶則

新曆

秦王俊不終

劉昇

始與左右衛並列於十二衛諫曰秦王非有佗邊但費官物營解

舍而已監翻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

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復扶上曰我是五兒

之父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

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

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楊素逢君之惡

以廢勇立廣蓋有見於此卒子恤翻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九

勿翻可從川入聲汗音寒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六禮納采問名

迎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

妻七細翻造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

孝卿相繼為使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突利本居北

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

蓋即都斤山突厥沙鉢畧舊所居也師讀曰率錫賚優厚賚來都藍怒曰我

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

鄙朝直遙翻下同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

邊鄙每先有備伺相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是年二月何甯猛力請隨稠入

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

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使疏吏冬十月猛力

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歿矣稠曰猛

國家金力
尾以制之
此晟之明
於料敵也

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丁入侍今力越人性直其

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

可失信使疏汝葬我畢勿即登路長真嗣為刺史如

言入朝嗣祥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

長史長知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

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

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宋白曰隋觀眺山川

形執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

反下有司案驗下選十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

為柱國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

之策麗力知翻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璽斯氏翻少今

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

心易行洒讀曰洗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

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

國火詩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

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

會病卒卒子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

通鑑卷之六十一 隋紀二 文帝

虞慶則不

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上以

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為令

高頰等雜治之具得其實治而上怒令以犢車載陀

夫妻將賜歿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為于為

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

陀第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司勳侍郎屬於是免陀

歿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

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妖於至是詔誅

被訟行猫鬼家先悉薦翻夏四月辛亥詔畜猫鬼蠱

毒妖媚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妄

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噬食

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

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

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

有隨女子嫁者厭於琰翻媚音魅並投於四裔六月丙寅下詔黜

高麗王元官爵麗力漢王諒軍出臨渝關臨渝關在

百八十里所謂盧龍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

遇疾疫復扶周羅喉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隋書平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溟水杜佑曰平亦遭風船多

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歿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

懼遣使謝罪使疏吏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于是

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

文帝

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

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辛卯。上至自仁

壽宮。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十二月。自京師

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南寧夷爨翫復反。

又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

萬歲詆調。調落干翻。又力誕翻。上怒。命斬之高頰及

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

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為

民。將即亮翻。樂音。洛少詩。沼翻。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二月甲寅。上幸仁壽

宮。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

之末。卒死于仁壽宮。仁者壽。帝窮民力以作離宮。可

謂仁乎。其不得死于是宮。宜矣。帝怒。賜素而不加之

罪。其后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境

而動。至于流連而不知反。卒詒萬世笑。是知君德以

節儉為貴也。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

作攻具。欲攻大同城。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

九里。至安樂。戍在河西。壩東。壩有古大同城。今大

同城。古永濟。柵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長

知兩翻。晟承正翻。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帥所類翻。尚書左僕射高

頰出朔州道。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武

郡。後魏置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燕因翻。皆取

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

漢王諒不終

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

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隋志雁門郡靈丘縣後周置蔚州蔚紆勿

翻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騎奇寄

比旦行百餘里比必寐翻及也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

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朝直遙翻下同降戶剛翻大隋天子豈

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冤猶怨也若往投之必相存

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使疏吏翻令速舉烽突利

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

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給蕩亥翻少詩沼翻來多舉三烽

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

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

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將如字夏四月丁酉突利至

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隋制驃騎將軍正四品驃

匹妙翻騎奇寄翻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

特勒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

弃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嘉之使突利多

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遺于季翻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

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將即亮翻蠡音黎與突厥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

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厥九勿翻下同畜許又翻復扶

趙仲卿不終更以惡終

又翻陳讀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

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還從宣

字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

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

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先悉薦翻騎奇寄翻下同

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悉除舊法

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

素正得周羅喉力

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喉曰

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

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

去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皆鼓攙而勝耳帥讀曰率勝音升號戶高翻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暕古限翻宜陽公

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王世

積封宜陽郡公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威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吏捕之

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

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上時掌翻令力

不讀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之徃其所

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

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

軍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

失刑失官

美色先沒宮中尉紆勿翻先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

因得幸后伺上聽朝朝直遙翻陰殺之上由是大怒

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

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

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

解少詩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

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還音旋因置酒極歡先

是后以高頰父之家客甚見親禮頰父賓為獨孤信

賓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至是聞頰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

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從千有

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

有序其可廢乎長幼之長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

去之為后諧頰張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

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

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

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

下團伍不別三百人為團五人為伍恒戶登翻豈非

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表仁娶太

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頰夫人卒卒子獨孤后言于

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喪慮陛下何能不為之

如淚

帝謂五子

待傲前代

帝王是傲

之以俱內

也

禍

娶為于偽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朝直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

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

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頰邪復

又翻邪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向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也賢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頰伐遼之役去

遼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

陛下強遣之強其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

少少詩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

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術之及還泣言於后

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出自

道進圖入磧磧大磧也即所謂遣使請兵使疏近臣

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已破突厥而還此即

破突厥事選從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

云於頰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頰及左右衛大將

軍元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

免宮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若人者翻刑

部尚書薛胄開皇三年改都官民部尚書斛律孝卿

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屬之

自是朝臣無敢言者朝直秋八月癸卯頰坐免上柱

何處不悅

妬他人之
愛妾

世積已寃
牽及諸將

賀若弼等
白寃

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
宴頰歔欷悲不自勝幾居豈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獨孤后

亦對之泣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

曰我於高頰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

落瞑然忘之解落謂解官落職也瞑莫定翻如本無高頰人臣不可

以身要君要一自云第一也項之頰國令上頰陰事

隋制王國公國皆有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

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司馬懿字仲達事見魏公今

遇此焉知非福頰國官承望上指以此誣頰蓋亦習

焉於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

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憲司法司也復

扶又翻喪息郎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

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

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

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

僕射帝受禪頰即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

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頰歡然無恨

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

懦元胄元曼正似鬲耳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

宜詳有司名

頰母

元善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之意謂此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

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而卒卒子恤翻九月以太常卿

銓改

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

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先悉荐翻行下孟

高孝基

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

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

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

遠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

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厥九勿翻可從突厥歸啓民

築大利城

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

利城以處之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將即亮翻下同大

利縣處昌

時安義公主已卒

十七年安義公主復使

遂為故事

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

復音扶又翻晟奏

染干部落歸者益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

徙五原城

掠不得寧居

抄楚文翻請徙五原以河為固鹽州五於夏

勝兩州之間

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

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河白馬東西

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

令力丁

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

二萬為啓民防達頭

為于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隋書卷一百一十四

文帝

一萬鎮恒安

隋志雁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恒安鎮在隋馬邑郡雲內

縣界唐為雲州雲中縣即後魏所都平城之地恒戶登翻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

軍大敗

騎奇寄翻

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千餘級帝

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

弘化郡開

皇十六年

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涿郡懷戎縣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

北字燕因肩翻

大將軍武威姚辨出河州

抱罕郡舊置河州

以擊都

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

立為步迦

迦音加

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

官軍臨境戰數有功

數所角翻

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

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

降者甚眾

被皮義翻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